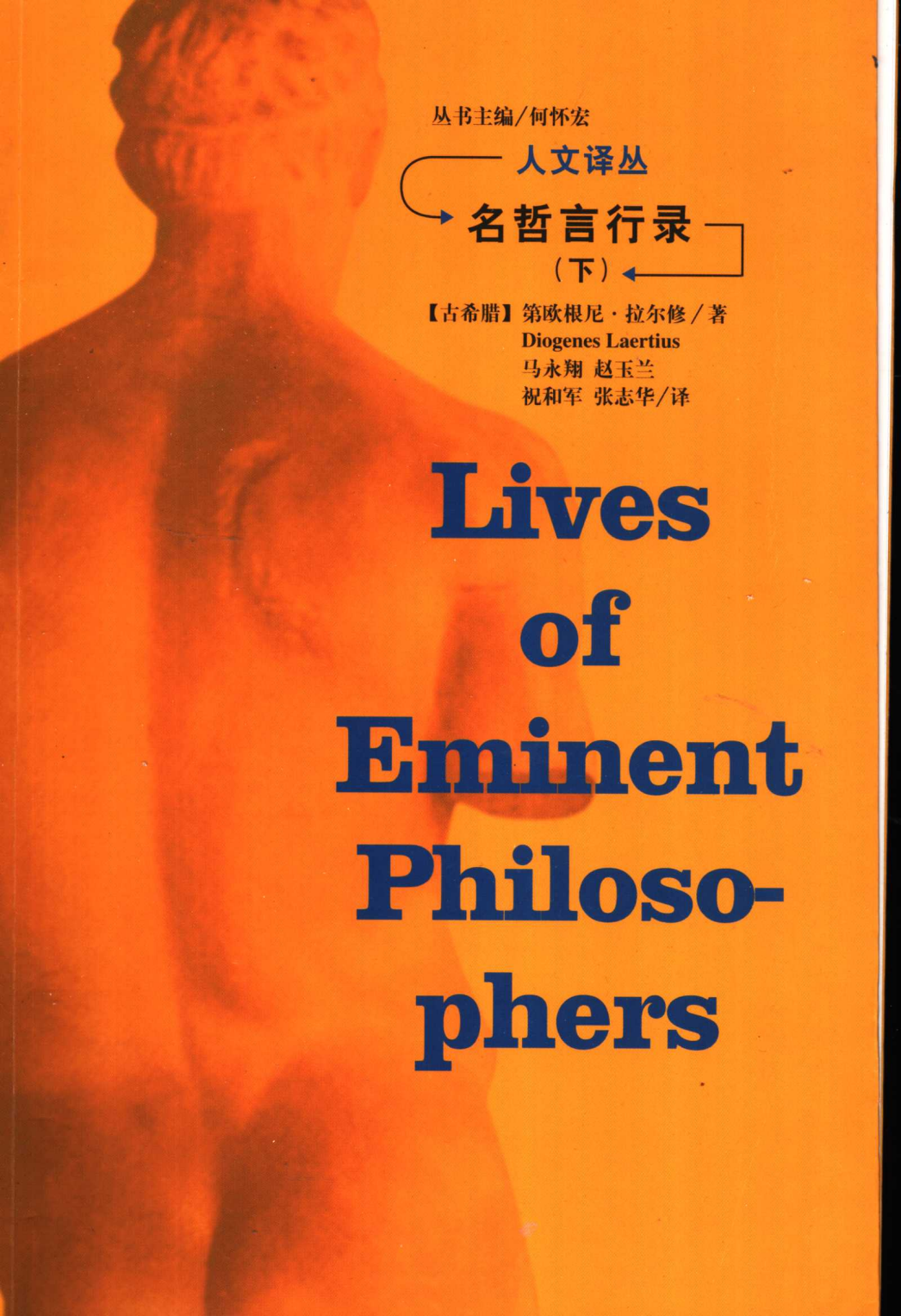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何怀宏

人文译丛

名哲言行录

(下)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Diogenes Laertius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 phers

人文译丛

名哲言行录

(下)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Diogenes Laertius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
phers

在经历了如此久的时光和如此多的毁灭之后，这部古典时代的著作几乎毫发无伤地留存于世，我们真要感谢上苍。

本书既致力于古希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生平行迹的描述，又试图勾勒出希腊思辩的全息图。他对古希腊文献的丰富占有和熟悉，使他在上述两方面几乎接近了成功。此外，本书对希腊精神的还原方式，使我们得以亲近那个逝去的时代，感受希腊的光芒和人性欲求。总之，这部大约成书于古典时代晚期的著作，适时地开列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精神遗产清单，留存无比珍贵的文献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已足够配得上它在西方世界获得的荣耀。

第七卷

人文译丛

总书目

丛书主编：何怀宏

古典思想及人物

名哲言行录（上、下）

第奥尼根·拉尔修/著

希腊政治理论

——柏拉图及其前人

厄奈斯特·巴克/著

早期希腊哲学（即出）

约翰·伯奈特/著

希腊哲学

——从泰勒斯到柏拉图（即出）

约翰·伯奈特/著

希腊罗马名人传（即出）

普鲁塔克/著

基督精神与人文

当代政治神学文选

刘小枫/编

天国在你心中（即出）

列夫·托尔斯泰/著

系统神学（即出）

托马斯·沃森/著

薇依札记（即出）

西蒙娜·薇依/著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

异端的权利

斯蒂芬·茨威格/著

变动中的民主

约翰·基恩等/编

- 民主的历程 约翰·邓恩/编
- 思想自由史 J. B. 伯里/著
- 欧洲自由主义史 圭多·德·拉吉罗/著
- 现代民治政体（上、下） 詹姆斯·布赖斯/著
- 万民法 约翰·罗尔斯/著
-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何怀宏/编
- 西方政治传统 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著
- 罗尔斯论文全集（即出） 塞缪尔·弗里曼/编
- 《艾希曼的耶路撒冷》：伦理的
- 现代困境 汉娜·阿伦特等/著 孙传钊/编
- 自由的逻辑 迈克尔·博兰尼/著
- 正义的理论（即出） 布莱恩·巴里/著
- 自由的道德（即出） 约瑟夫·拉兹/著
-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即出） 塔尔蒙/著
- 知识分子的背叛（即出） 于连·本达/著
-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即出） 阿巴拉斯特/著
-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即出） 埃利·哈列维/著
- 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即出） 皮埃尔·莫内/著

学术思想评论 贺照田/主编

-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六辑）
- 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七辑）
-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第八辑）
- 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第九辑）
-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第十辑）

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 秋风/主编

- 反资本主义的精神状态（即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F. A. 哈耶克/编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哈耶克、诺齐克等/著 秋风/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 林精华/主编

根除惯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莉莎·克纳普/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伊琳娜·帕佩尔诺/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即出）马琳娜·科斯塔列夫斯基/著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出）

琼斯·马尔库姆/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芝诺（公元前 333—^{V II.1} 前 261 年）

芝诺（Zeno），穆纳西阿斯（Mnaseas）（或德密阿斯（Demeas））的儿子，是塞浦路斯的基提翁的居民，该城曾接纳过腓尼基人定居者。据雅典的提谟色乌在《论生平》（*On Lives*）中说，芝诺长着歪脖子。而提莱（Tyre）的阿波罗尼奥说他又高又瘦，皮肤黝黑，因此，克律西波在《谚语集》（*Proverbs*）的第一卷中说，有人叫他“葡萄藤”。他腿脚粗壮，性格优柔寡断，而且脆弱。所以培尔赛乌在《愉快的回忆》（*Convivial Reminiscences*）中讲到，他谢绝了最多的赴宴邀请。据说他最爱吃新鲜的无花果和享受太阳浴。

前面说过，他是克拉特斯的学生。据说他还参加斯提尔波和塞诺克拉底的授课达 10 年之久（提谟克拉底（Timocrates）在其《狄翁》（*Dion*）中是这么说的），他还听了波勒谟的课。赫卡托（Hecato）和提莱的阿波罗尼奥（在其关于芝诺的书的第一卷中）都说他曾向神谕咨询：要获得最好的生活，他应该做什么；神的回答是他应该继承先人的事业。于是，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后，他开始研究古代作^{V II.2-4}家。他是这样巧遇克拉特斯的：他带着一批紫袍从腓尼基航行前往拜里厄斯，途中遭遇了海难；于是他登岸去了雅典，并在一家书店坐下，那时他正好 30 岁。读到色诺芬的《回忆录》（*Memorabilia*）第二卷时，他极为兴奋，向人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恰好这时克拉特斯从旁经过，于是书商指着他说：“跟着那个人去吧。”从那天起，

芝诺就做了克拉特斯的学生；他在其他方面显示了对哲学的强烈爱好，尽管由于天生谦逊而无法接受犬儒式的恬不知耻。因此，克拉特斯想治他身上的这个毛病，便给他一锅扁豆汤，让他端着穿过色拉米库；而且，当他看见芝诺因害羞想把锅遮掩起来时，就用手杖把锅打翻了。而芝诺满腿流淌着汤水企图溜走，克拉特斯说，“为什么逃走呢，我可爱的腓尼基人，没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你头上。”

这样，在一段时间里芝诺就由克拉特斯指导，在那时他完成了他的《国家篇》（*Republic*），^①而有人开玩笑说他把它写在了居诺苏拉（*Cynosura*）（即狗尾）上。^②除《国家篇》外，他还有如下著作：

《论遵照自然的生活》
《论冲动》或《人的本性》
《论情绪》
《论责任》
《论法律》
《论希腊教育》
《论视觉》
《论整个世界》
《论符号》

V II.4-5

① 这里译成“国家篇”，以与柏拉图 *Republic* 的通行译法“理想国”相区别，但从上下文看来，芝诺的 *Republic* 好像也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形式。——译注

② “居诺苏拉”意为“狗尾”正如 *Cynoscephalus* 意为“狗头”；有好几处海岬的名字都叫居诺苏拉，其中著名的一处是在雅典，一处是在萨拉米。就犬儒主义这个词而言，“抓住狗尾”似乎是更恰当的解释。

《毕达哥拉斯派的问题》

《共相》

《论各种文风》

《论荷马的问题》，五卷

《论诗的阅读》

他的作品还有：

《修辞学手册》

《释疑集》

《反驳集》，两卷

《回忆克拉特斯》

《伦理学》

以上是他的著作列表。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克拉特斯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当了他 20 年老师的人。因此据说他说过：“正当我进行一次满有希望的航行时，我遭遇了海难。”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克拉特斯门下时说这句话的。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说法是：他呆在雅典，听说自己的船遭了海难，还说：“太好了，命运女神啊，你就这样驱使我走向哲学。”也有人说，在把注意力转向哲学之前他就已经在雅典把货物处理掉了。

那时他常常一边在彩绘的柱廊（colonnade）里踱步，一

边讲论。那个柱廊也称做匹西阿那克斯柱廊 (the Portico of V II .5-6 Pisanax),^① 而它是因波吕格诺图 (Polygnotus) 的绘画 而得名。他的目的是使那个地方不至于沦落为闲汉们的聚集之所。正是在那个地方, “三十僭主” 时期有 1 400 名雅典公民被判死刑。^② 后来人们就到此处来听芝诺讲学,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称他们“柱廊派”或斯多亚派的原因。人们也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的追随者, 而以前称他们为芝诺派; 伊壁鸠鲁在他的“书信集”中是这么说的。据埃拉托司泰尼在其《论旧喜剧》(On the Old Comedy) 中说, 斯多亚这个名字以前用于称呼诗人, 这些诗人在那里打发时间, 并使这个名字更加出名。

雅典人极为尊崇芝诺, 这见之于他们把城墙的钥匙交给他保管, 还授予他金冠和青铜雕像。他受到尊重的最后标志是, 他的母邦的公民把他的雕像当做城邦的装饰品,^③ 而生活在塞佟 (Sidon) 的基提翁人也以宣称芝诺是他们中的一员为荣。安提戈纳 (戈那塔斯 (Gonatas)) 也对他青目有加, 每次来雅典时都要听他讲课, 还经常邀请他去他的宫廷。但芝诺谢绝了这一盛情, 而是派了他的朋友培尔赛乌去那儿。培尔赛乌是德米特里乌的儿子, 基提翁人, 他的鼎盛年在第

① 我们所用“柱廊”(colonnade)一词更多地是指一种至少一边由柱子支撑的有顶建筑, 它有一条像拱廊或回廊那样的公共走道, 但是向阳, 且空气流通。然而, 由于拉丁语“柱廊”(Porticus)一词, 芝诺学派在英语文献中获得了“柱廊学派”(the Porth)的称号。装饰在那条柱廊上的壁画或图画在某种意义上使之成为了雅典的国家艺术画廊。要进一步了解, 可参见 Frazer 就 Pansanias i. 15 (vol. ii pp. 132-137) 所做的注释。

② 或许是三十僭主在柱廊里集会并通过了判决, 而不可能那就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③ Pliny, N. H. xxxiv. 92.

130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公元前 260 - 前 256 年），而那时芝诺已是一位耄耋老者。据提莱的阿波罗尼奥记载，安提戈纳的邀请函如下：

安提戈纳王致哲学家芝诺，并问好。

V II.7-9

虽然在财富和名誉方面我认为自己比你优越，然而在理性和教育，以及在你所获得的完善幸福方面，我自感惭愧。因此我决定邀请你造访本王，相信你不会拒绝这一邀请。那么，无论如何，请你尽情与我畅谈，你应明白，你将指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聚在一起的马其顿人。因为，显然，无论是谁指导了马其顿的统治者，并在德性之路上引导他，他同时也在把他的臣民训练成良善之人。大多数情况下，君主如何，也就可以设想他的臣民如何。

芝诺的回复如下：

芝诺致安提戈纳王，并问好。

就您坚持有益和真正的教育，而非固守只能导致道德腐败的教导而言，我衷心欢迎您对真知的爱好。若有人远离使年青人的灵魂变得软弱的被夸大的快乐，并转而渴求哲学，那么，显然，他追求品性上的高贵不仅仅是本性使然，而且也是出于意愿所然。如果一种高贵的本性同时辅以节制的训练，并进一步接受慷慨的指导，那么就很容易获得完善的德性。可是由于年事已高（因为我已经 80 岁

V II. 9-11

了),加之深受身体虚弱之苦,我无法加入您的行列。但是我给您派了一些和我一起进行研究的同伴,他们在智力上不次于我,而体力方面又远非我所能及,如果您和他们交往、相处,您就不会缺乏达到完善幸福所必需的条件了。

所以他派去了培尔赛乌和底比斯人菲隆尼德;伊壁鸠鲁在给他兄弟亚里斯多布鲁(Aristobulus)的信中提到他们两人曾与安提戈纳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有必要附上雅典人为芝诺通过的法令,如下:^①

阿伦尼德(Arrhenides)执政时期,迈玛特里翁月(Maemacterion)的第二十一天,在阿卡曼提斯(Acamantis)部族第五次公共集会上,于该集会第二十三次全民会议中,由作为会议主席之一的来自绪佩泰翁(Xypetaeon)镇的克拉提斯多特勒(Cratistoteles)的儿子希波(Hippo),和他的同任主席官们将问题提交投票表决,该问题由安那西阿(Anacaea)镇的塞拉索的儿子塞拉索(Thraso)动议,如下:

鉴于穆纳西阿斯的儿子、基提翁的芝诺在城邦里多年来献身哲学,而且一直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堪称良善之人,他规劝那些到他那里接受教导的年青

① 比较 Tam, *Antig. Gon.* p. 309, 尤其是注释 106;他认为我们提到的那条法令是两条真实法令的融合:(1)芝诺活着时投票授予他一个荣冠;(2)他死后通过法令授予他公共葬礼。

人追求德性和节制，引导他们走向最善的事物，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向所有人提供了与他自己的教导保持完美一致的、值得效仿的榜样。因此这对民众来说是件大好事（但愿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因其善和节制的美德赞赏穆纳西阿斯的儿子、基提翁的芝诺，并根据法律授予他金冠，而且用公款为他在色拉米库修筑坟墓。此外，为铸造金冠和修筑坟墓，民众应该现在从全部雅典公民中选举出五名代表，而政务官（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应该把这个法令镌刻在两根石柱上，他有权把一根立在阿卡德米学园，另一根立在吕克昂学园。负责事务管理的地方官员应分派石柱所需的开销，以便所有人都知道雅典人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都尊崇良善之人。安那西阿镇的塞拉索、拜里厄斯的腓洛克勒、阿那菲力斯图（Anaphlystus）的斐德罗、阿卡那（Acharnae）的麦冬（Medon）、西帕勒图（Sypalettus）的米希图（Micythus），以及帕厄安尼亚的狄翁被选举为负责铸造金冠和坟墓建筑的代表。

V II . 11 - 13

这就是那条法令的内容。

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告诉我们，芝诺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是基提翁的公民。因为他曾对公共浴池的修复有所贡献，而当他的名字以“哲学家芝诺”的称呼刻在石柱上时，他要求加上“基提翁的”的字样。他给细颈瓶安了个空心盖，用来往里面存钱，以便需要给他老师克拉特斯增添生活必需品时有所预备。据说他刚来希腊时有一千多塔仑特，但全押在了

V II. 13 - 15

船舶抵押贷款上。^① 他惯常吃些小面包条和蜂蜜，还喝一点醇酒。他很少雇用男仆；偶尔一两次可能会让一位年轻姑娘来服侍，为的是不让人觉得他是个憎恶女人的人。他和培尔赛乌住在一起，而培尔赛乌给他介绍一个年轻的笛子演奏手，他就不失时机地把她直接带到培尔赛乌那里去。据说他善于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以致国王安提戈纳经常举办喧闹的聚会来干扰他；还有一次，安提戈纳把他和其他狂欢者一同带到音乐家阿里司托克勒那里，可芝诺一会儿工夫就溜之大吉了。据说他不喜欢靠人太近，所以总是坐在床榻最靠边的位置，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尽快脱身，哪怕环境只有上述一半不便利。实际上他也不愿意同两三个以上的人呆在一起。他偶尔会向旁观者索要钱币，这样，人们因为害怕付钱就可能不再围着他，这是克里安忒在《论青铜》（*On Bronze*）一书中说的。在柱廊里若有好几个人围着他，他就指着环绕祭坛顶部的木围栏说：“这个地方曾向所有人开放，但后来人们发现它是个障碍，就把它围起来了；你们如果能闪开让条道的话，就不会那么让我们厌烦了。”

拉凯斯的儿子德谟卡里问候并告诉他，只要直接或写信向安提戈纳要求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国王都会准许他的请求；芝诺听了后就与他断绝了来往^②。芝诺死后，据说安提

① 那笔贷款的抵押要么是运输的货物，要么是船只本身。因为风险巨大，所以利润也相应很高。Demosth. Or. xxxiv. 23, l. 17, lvi. 17。

② 芝诺一定已经料到，在这种恭维的背后一定是要求他运用他对国王的影响力为德谟卡里牟利，而德谟卡里作为雅典的爱国者和德谟斯提尼的外甥，在马其顿人的宫廷已失宠。实际上，他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是很令人奇怪的，以致 Ferguson (P. 172) 和 Tarn (P. 94, note 11) 都觉得很难作什么假设性的解释。

戈纳曾说：“我失去了一个多好的听众！^①”所以他雇了塞拉索作为代理人要求雅典人把芝诺葬在色拉米库；有人问他为什​​么崇敬芝诺，他说：“因为我送给他的那么多丰厚礼物从 V II.15-17 来没有使他高傲自负，也没有让他精神萎靡。”

芝诺的爱好是探索，而且他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个严格的推理者，因此蒂蒙在《西利篇》中说：^②

我还看见一个腓尼基人，一位安然于阴郁傲慢
中的娇纵老妇，对一切都充满渴求；但是她那张精
致的网的网眼已经破败不堪，而她的才智比一把班
卓琴好不了多少。^③

他曾同逻辑学家腓洛很认真地辩论过，同他一起研究。因此作为晚辈的芝诺对腓洛的尊崇不次于对他的老师狄奥多罗。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衣衫褴褛的肮脏同伴，正如蒂蒙在下面的话中所说：^④

那时他聚集了一群无知的奴隶，他们在贫困方
面无出其右，且是市民中最愚昧的一帮人。^⑤

芝诺自己脾性刻薄，面色严峻。他也极为吝啬，总以经

① Tam, *Antig. Gon.* p. 310 与柏拉图, *Politicus* 260C 和伊壁鸠鲁 (*ap. Senec. Ep. 7. 11*) 很相契合: “satis enim magnum alter alteri theatrum Sumus.”

② Frag. 38D.

③ 比较《奥德赛》xi. 281, 271。

④ Frag. 39D.

⑤ 比较《伊利亚特》ii, 831, xxxiii. 133.

济原因为借口，固守着为希腊人所不屑的悭吝。如果猛烈攻击某人的话，他会言辞简练，且不过分流露情绪，尽力与之保持距离。比如他对那位浮华炫耀的纨绔子弟的评论就是这样：那青年正慢慢穿过一条小河，芝诺于是说，“理所当然，他满腹疑虑盯着泥土，因为他在里边看不见自己的脸。”一个犬儒主义者说自己的油瓶里没油了，于是向他乞求一点，芝诺拒绝施舍。然而那人走开时，芝诺却请他考虑这两种行为中哪一种更卤莽。芝诺恋慕克莱蒙尼德（Chremonides），有一次他和克里安忒一同坐在那年轻人身边，他却站起身来，克里安忒对此表示惊讶，他说：“良医告诉我们，对炎症的最好治疗方法是睡眠。”有两个人喝多了酒躺卧在一起，靠近芝诺的那个人踢他下面的一位客人，芝诺便用膝顶他，那人转过身来，芝诺就问，“你怎么知道你的邻居喜欢你对他做的动作？”他评论一个恋童癖说：“正如男教师因整日和男童们在一起而丧失了他们的常识（common-sense），你这样的人也是一样。”他常说，那些总想避免犯语言错误的人所使用的精确词汇，就像亚历山大打制的硬币一样：这些词汇外表精美，像硬币一样圆润，却不会因此更好。与此相反的那种言辞他则比喻为阿提卡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它们虽然打制粗糙，做工简陋，却比华丽的词藻更有价值。他的学生阿里斯通演讲，有时枯燥乏味、长篇大论，有时顽固不化，态度过于自信，他便说：“你父亲生你时一定喝醉了。”因此他就言简意赅地称阿里斯通为“话匣子”。

有一位贪食者非常贪婪，常常不给同桌伙伴留下一丁点残羹剩饭。有一次，一大条鱼上了桌，芝诺把它拿起来，装模作样要独吞。那个人盯着他，芝诺说：“如果你不能忍受我这次贪婪，那你想想那些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每天会有什